

红灯绿酒

文艺出版社

【台湾】白天



现代

粗犷江湖

小说系列

现代粗犷江湖小说

红灯绿酒夜

【台湾】白天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ZL176209

1536

(苏)新登字007号

红灯绿酒夜

作者：(台湾)白 天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扬州市前进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2

字数：130,000 199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663-4/1·641

定 价：4.5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澳门除了以赌为号召，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之外，另一特色就是淘金的女人特别多！

而且，她们大多数都是由外地来这里跑码头的，更以各种不同的身份为掩护，混迹在各种场合里猎寻目标，当然对象是以游客为主。

因此这些女人以游客的姿态出现，住在最豪华的大旅馆里，穿着时髦，俨然似大家闺秀或富有的阔太太，而活动的地区则是赌场和夜总会。

如果在澳门遇上单身的女郎，尤其是当她主动找机会或藉口，故意上前搭讪时，可千万别自作多情，以为这是艳遇！八成她就是这个路道的了。

可是，明知她们是淘金女郎，却偏偏有人愿意上钩，反正这是“买卖”，各得其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何况销魂的代价毕竟有限，总不至于像赌场里，可能一夜就输个倾家荡产啊！

但世界上无论干哪一行，都难免发生同行相忌的。

由于外地的这些女人来淘金，自然构成了当地干这一

行的威胁。

无奈“本地货”的各方面条件都较差，要跟那些淘金女郎一争长短，确实心有余力不足。

为了要分庭抗礼，作为争取挖空心思，想出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的各种花样，作为争取“顾客”的手段。

就拿马大姐经营的“香怡馆”来说吧，她这个秘密艳窟已开设了不少年，在当地始终能历久不衰，完全是靠她八面玲珑的手腕，才能拉住一批“熟客”和“老户头”，经常来这里“照顾”一番。

当然，在她艳识下的一二十个女人，也个个都有一套应付男人的手腕以及迎合男人心理的迷汤功夫。而这一切，都是马大姐手下一位得力女助手，戴小姐一手教导出来的。

今晚戴小姐又在动脑筋，想着什么别出心裁的新鲜花样，忽然接到一位“老顾客”的电话。

她接完电话，立刻就去见马大姐，说明那位“老顾客”要她亲自带两名女郎去“出差”。

马大姐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

“是谁？”

戴小姐回答说：

“就是每次总要深更半夜跑来……”

她刚一提，马大姐想了起来，接口问：

“是那个故作神秘，每次一来就直接上楼找你，我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那个家伙？”

“对了！就是他！”戴小姐说。

马大姐不禁好奇地问：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戴小姐笑笑说：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姓高，手面很大，照顾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，从来没惹过任何麻烦，而且每次固定都是找小苏或小菁菁，天没亮就走了。据我猜想，他可能是有家室的阔佬，在外面喜欢沾花惹草，又怕被人撞见，所以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上这里来，倒不见得是故作神秘！”

马大姐这才释疑地说：

“我倒不是对他怀疑，只是上次被那姓罗的闹来一闹事，使我们最近不得不特别谨慎小心些……”

戴小姐又笑了笑说：

“这个人你尽管放心，他是绝不会有问题的！”

马大姐忽问：

“他今晚怎会不来这里，而要你亲自带两个人去？”

戴小姐代为解释说：

“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今晚香港来了两个朋友，带他们上这种地方不方便，所以要我把小苏和菁菁带去，半个小时之内他就派人开车来接，我还没通知她们打扮，特地先下楼来告诉你一声，看看今晚我是不是能走得开……”

马大姐不加思索地说：

“家里倒没什么事，有我在就成了，你快通知她们准备准备吧！”

她既同意，戴小姐便立即回到楼上，分别通知了那两名女郎。

等她们匆匆打扮齐当，车子已来接人了。

戴小姐也穿得花枝招展，加上浓妆艳抹，打扮得非常妖艳，仿佛去参加什么盛会似的。

来接她们的司机未下车，只把车停在门口猛按喇叭，戴小姐忙不迭带着两名女郎下楼，向马大姐打个招呼，就出门登上了车。

她上了车才问：

“是高先生派你来接我们的？”

司机只漫应了一声，便疾驶而去。

戴小姐大概想到今晚这趟“出差”，必然大有收获，心情颇觉愉快，途中又向那司机搭讪地笑问：

“听说高先生从香港来了两个朋友，他们在哪里等我们？”

司机回答说：

“游艇上！”

“哦？”戴小姐诧异地又问：“高先生要带我们出海去兜风？”

司机似乎不大爱说话，只“嗯！”了一声，就不再搭腔，默默地专心驾驶着。

他们应召“出差”是常事，不足为奇，但被召上游艇却是破题儿第一遭。

游艇是阔人的玩意，如果没有百万以上的身价，是绝

不可能拥有私人游艇的，由此可见，那位“高先生”确实相当有气派了。

戴小姐禁不住一阵兴奋，当即轻声向身旁的两个女郎面授机宜一番。

其实凭她们干这一行已有好几年的丰富经验，不需戴小姐的叮咛，也能在任何场合中应付自如的。

一阵疾驶，来到了新口岸，车在葡国青年团游艇俱乐部码头旁停了下来。

澳门的游艇俱乐部共有两个，一个属于葡国青年团的，另一个则由当地拥有游艇的阔佬组成，地址均在新口岸。

两个俱乐部的私人码头近在咫尺，经常停泊着各式各样的大小游艇，总数大约有数十艘之多。

而等着她们的这艘中型游艇，却未停靠在两个俱乐部的码头。

这时船头上守着两名水手打扮的汉子，一见接她们的车到来，其中一个便立即去通知发动引擎。

等她们由那司机带着，刚一登上船，两名水手就已解开缆绳，徐徐驶离了码头，朝向海上驶去。

这三个女人的身份等于是应召女郎，人家自然不会出舱来迎接，所以她们并不以为意。

可是，当那司机带着她们走下舱厅时，并未见到那个姓高的，及他来自香港的两位朋友，却见厅里是四个穷凶极恶的彪形大汉！

戴小姐暗自一怔，刚问了声：

“高先生呢？……”

不料其中两名大汉，突然从身上掏出手枪！

三个女人齐齐地大吃一惊，只见那接她们来的司机脸色霍地一变，嘿然冷笑说：

“为什么非高先生不可？干你们这一行的，只要付钱就行，难道你们还要拣人不成！”

戴小姐不禁惊诧地问：

“可是，高先生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？”

司机把脸一沉说：

“废话少说！识相些乖乖地替我坐在那里，否则可别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！”

戴小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她不敢再问，向那两个执枪在手的大汉瞥了一眼，又向两个吓得发呆的女郎暗使了一下眼色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走过去坐了下来。

电话确实是那位“高先生”亲自打的，戴小姐听得出他的口音，绝不会是别人冒充的。

而眼前的情形，却实在令人大惑不解，因为她们谁也不够资格成为绑票的对象，这些家伙又为什么把她们骗上船来，劫持出海？

为钱？她们身上根本没带现款，佩戴的首饰也都是赝品，似乎犯不着小题大做。

如果是为欲，他们既拥有游艇，怎会花不起寻欢的代价？

“香怡馆”只不过是秘密艳窟，并非卖老虎肉的，任

何寻芳客只要花有限的代价，就可以前往销魂一番，何必用这种方式把她们弄来？

尤其莫名其妙的是，那位“高先生”更没有理由向她们来这一手！

司机大刺刺地坐了下来，他一言不发，只是以冷酷的眼光瞪着她们。

几个大汉则是虎视在侧，一个个脸上都露着不怀好意的表情，不知他们心里在打着什么主意。

游艇一出防波堤，就加足了马力，全速向夜色茫茫的海上飞驰……

坐在戴小姐身边的菁菁，忍不住轻声问：

“戴小姐，他们究竟要干吗？”

戴小姐茫然地微微摇了摇头，正待硬着头皮向那司机发问，他已沉声喝令：

“你们可以把衣服脱掉了！”

“脱衣服？……”戴小姐不由地一怔。

司机冷声说：

“最好是你们自己脱，如果要我们动手的话，粗手粗脚地对你们可没好处！”

戴小姐讷讷地问：

“为，为什么要我们脱……”

司机狞笑说：

“干你们这一行，还会不知道脱了衣服要干吗？装什么糊涂！”

戴小姐脸上一红，不禁悻然说：

“不错，我们操的是皮肉生涯这行贱业，但我们只出卖肉体，并不出卖灵魂。并且我们不是跳脱衣舞的，也不当众表演！”

司机想不到她居然敢出言顶撞，不由地勃然大怒，突然跳起身来，声色俱厉地喝斥：

“妈的，你这婊子的嘴倒很硬，废话少说，老子要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得干什么！”

戴小姐把心一横，刚说了声：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司机一使眼色，两名执枪在手的大汉，已从口袋里掏出灭音器，各自套上了枪管。

“嘿嘿！”司机又嘿然冷笑道：“只要你们谁敢不服从，老子就让谁知道厉害！”

戴小姐不愧是见过世面的，置身风月场中，九流三教的各种人物都见过，似乎并未被这场面吓住。

她不甘示弱地忿声说：

“你别以为这就能吓唬得了我们，最好先去打听打听‘香怡馆’是谁开的，后台是谁，少跟我们来这一套！”

司机突发狂笑说：

“哈哈，谁不知道马大姐跟胡三麻子有一手，就凭他姓胡的替那娘们撑腰，连门儿也没有！何况胡三麻子早已翘了辫子啦！”

戴小姐急说：

“马大姐认识场面上的朋友很多，不止胡三爷一个，还有……”

她尚未及把马大姐靠山的招牌一一招了出来，不料一名大汉已得到那司机的暗示，突然连扣两下扳机，“噗噗”两声，两发子弹已疾射而出。

“啊……”戴小姐惨呼一声，只见她胸前已绽开了两朵血花。

她做梦也没想到，对方居然会当真猝下毒手，双手急捧胸口，咬牙切齿地迸出声：

“你们好狠……”便已倒身下去。

两个女郎见状，顿时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不迭起身双膝一屈，跪了下去，齐声求饶说：

“请大爷们手下留情，饶了我们吧……”

司机哈哈大笑说：

“这就是不服从的榜样，你们脱不脱？”

眼看戴小姐已惨遭毒手，这无异是杀鸡儆猴，她们哪敢再不服从！两个女郎互望一眼，只得怯生生地站起身来，自己动手开始脱下了身上的衣服……

虽然她们操的是贱业，以出卖肉体换取金钱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个精光，毕竟有些难为情。

可是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她们也顾不得这些了，只好窘迫万状地，把身上所有的衣服，一件件脱了下来。

司机和那四名大汉在一旁虎视眈眈着，冷眼看着她们把衣服脱下。最后，当她们除掉了乳罩，褪脱下了内裤，

全身已是一丝不挂，赤裸裸的！

就在这时候，那司机突然一声令下，两名大汉立即双双连扣扳机，只听“噗噗噗”地一阵枪响，菁菁和小苏同时发出声惨呼，便倒在了血泊中。

这些家伙真够心狠手辣，一口气先后击毙了这三个女人，居然连脸色都未变，简直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！

那司机更是无动于衷，当即吩咐几名大汉一齐动手，将戴小姐尸体上的衣服，也剥了个精光。

他们的动作稍慢，那司机立即破口大骂：

“妈的！有什么好看的，没见过脱光了衣服的女人吗？快点干活，上次我们的事情已经办砸了，这回可不能再砸！”

几名大汉没敢作声，各自抽出了身上的锋利匕首，竟将这三具女尸的耳朵，一一割了下来。由于她们刚被击毙，两耳被血淋淋地割下，简直惨不忍睹！

随即，他们一齐动手，合力将三具尸体抬出舱厅，两名水手打扮的汉子也上前协助，取来三只早已准备好的沉重旧铁锚。

他们把每一具尸体的脚上，系坠上一只铁锚，然后合力抬上船舷，推向海里。

于是，戴小姐和两名女郎的尸体，便由铁锚坠着，迅速直沉海底……

戴小姐带着两名女郎“出差”一夜未返，这并不足以为

奇，马大姐根本没想到她们会出事。一直到第二天傍晚，她们仍然没有回“香怡馆”，而且始终没有一点消息。如果她们是被客人留住了，戴小姐必然会打个电话回来告诉马大姐的。马大姐已觉出了事态不妙，但她仅知道那个电话姓高，既未见过面，又不清楚那家伙的身份，这教她何处去打听呢？

晚饭以后，仍然未见她们回来，也没有消息。马大姐心知她们在外面必已发生事故，终于放心不下，把“香怡馆”的事交待了几名女郎一番，便亲自出马前往“宏盛记赌场”而去。

她来到赌场，直接进入帐房来见胡娇娇。

这女人是从来不上赌场里来的，在帐房负责的胡娇娇见她突如其来地来访，自不免暗觉十分诧异。

但马大姐跟胡三麻子之间，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并且当年她们父女三个，曾由这女人掩护，躲在她那栋在大三色牌场的房子里避风头。

如今胡三麻子虽死，对父亲过去的“老相好”，胡娇娇明知这女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也不能不亲自接待啊！

“马阿姨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她诧然问，一面招呼这不速之客坐了下来。

马大姐忧形于色地说：

“有件事情，我想麻烦大小姐一下，就是我那里的戴小

姐昨晚接到一位姓高的客人电话，说是香港来了两位朋友，带到我那里去不方便，所以要她亲自带两个女的去作陪，并且说好了派车子来接她们，戴小姐一告诉我，我就一口答应了。可是，她们三个人昨晚出去到现在，非但人没回来，连电话也没一个，我愈想愈不对劲，因为她们即使被客人留住了，戴小姐也一定会打个电话回来告诉我的，照这情形看，她们可能是出了什么事……”

“哦？”胡娇娇问：“你认为她们是失踪了？”

马大姐茫然地说：

“目前还很难说，不过八成是出了事情，否则是绝不会没有消息的……”

胡娇娇似已看出她的来意，逐问：

“马阿姨是不是想让我替你设法打听一下？”

马大姐点点头说：

“这件事只有麻烦大小姐了，因为曹大老板和曹二老板的关系多，在外面各方面的人都熟，打听起来就比我方便多了，如果曹大老板肯帮我这个忙，只要能打听出姓高的究竟是谁，以及戴小姐她们为什么一天一夜没回去，其他的就由我自己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二老板曹大盛走了进来。

他认识这女人，打了个招呼，笑问：

“什么风把马大姐吹到这里来的呀？”

马大姐此刻心事重重，没有开玩笑的心情，一本正经说：

自“我那里出了点事情，特地来找胡大小姐帮个忙，想麻烦曹大老板，或者二老板……”

曹大盛“哦？”了一声，仍然笑着问：

“你那里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这个“又”字用的非常恰当，因为不久之前，“香怡馆”曾被人找上门去，为了当年那件无头公案，闹了个天翻地覆。

所以马大姐一说出了事，他就下意识地联想到，大概又是潜返澳门的那帮人去找麻烦了。

但马大姐却摇摇头说：

“这次不是那帮人了……”

于是，她把刚才告诉胡娇娇的情形，又向曹大盛重复了一遍。

曹大盛至今尚是光棍一条，所以也经常光顾“香怡馆”，听她一说完，就毫不犹豫地把胸脯一拍说：

“这点小事情，不必惊动老大了，包在我身上就是啦！”

马大姐喜出望外地说：

“那我就先谢谢二老板啦……不过，那姓高的我一次面也没见过，既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也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。昨晚他派车去接戴小姐她们，非但来接的人没下车，更没说明接她们去什么地方。二老板要打听的话，岂不是无从着手？”

曹大盛沉思了一下说：“……”

“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如果姓高的只是个普通生意人，喜

欢这个调调儿，又是常去你们那里的熟客，戴小姐她们自然就不会出什么事。也许是她们对了那两个香港客的胃口，留住了她们不放，而且那地方没有电话，自然就无法通知你了。相反的，假如她们真出了事，就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否则的话，她们既不可能被人绑票，又不可能跟黑社会里的人物结仇，谁会无缘无故地劫持她们在手里？所以嘛，我认为你不妨先回去等消息，说不定她们过一会儿就会回去的，我这方面仍然设法替你打听，假使她们真出了事，绝对与黑社会的人物有关，而圈子里无论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我就有把握可以打听出来！”

经他这一说，马大姐也认为很有道理，这才又谢了他一番，然后告辞而去。

等她离去后，曹大盛才向胡娇娇轻声说：

“刚才潘玉琨派人来找我去一趟，说是重要的事情跟我谈，场子里没人招呼是不行的，我又不敢走开……你不知道老大究竟上哪里去了？”

胡娇娇茫然回答说：

“我也不清楚，他是在办公室里接的电话，出来只向我说要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里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！”

“那是几点钟的事？”曹大盛急问。

胡娇娇想了想说：

“大概是五点钟左右吧……”

曹大盛抬眼看看壁上的电钟，把眉一皱说：